

【小說】倒流河 三之三

一天公司銷售主任的老婆來家串門，說用黃瓜切了片往臉上敷能防皺紋，順順當下就切了黃瓜，兩人睡在床上，貼了一臉的黃瓜片。兩人說了一陣話，那老婆突然說：老閻還是不回來睡？順順說：他事情多呀。心裡卻想，她怎麼知道立本不回來睡？那老婆說：他不回來，你能睡得住，不想那事呀？順順說：這麼大年紀了還想那事，從來都沒想要過。那老婆說：男人和女人不一樣。順順想，她怎麼說這話，是立本在外頭胡來哩？但嘴上卻說：胡來就胡來吧，那就把咱輕省了。說完還呵呵地笑。

順順明顯地覺得自己年齡大了，頭上有了白毛，腰上的贅肉也長出來了。夜裡當然是睡不踏實，坐起來要吸幾根紙煙，然後睡下了卻一覺又能睡四五個鐘頭。她要求立本把存摺都交給她管，她說：我只管存摺！心裡想，管好存摺就管好這個家了。

河北的鎮街是三天一集，集市上有個婦女在賣一窩狗娃，一隻白毛黑蹄的見了她就叫，聲音細得像貓兒似的，順順覺得可愛就買了。婦女見順順還買了許多東西，打發自己的女兒把狗給她送去。那女兒水靈靈的漂亮，順順就和那女兒說了一路的話，知道名字叫苗苗，說：我喜歡你，給你改個名吧，叫安然。到家後還留安然吃了一頓飯。

以後的日子，狗長得很快，順順也是三天兩頭就給安然打電話，安然便跑來陪她說話，一塊吃飯，走時還要給送條絲巾呀或者一雙皮鞋。安然要叫順順是嬌，順順說：叫姐。

立本回來過一次也見了安然，說：河北還有這麼漂亮的人？要讓安然到公司去上班，順順不願意，要安然就跟著她，說：你真喜歡她了，就給她每月發一份工資。

終於有一夜，門外的狗叫，順順一聽腳步聲，知道是立本回來了，急得要去開門，把拖鞋穿成了對腳，開了門才發現衣服也披反了。立本又是喝多了，但這回身後沒人，順順說：咋沒人送你？立本說：啊！吐了她一懷。順順說：怎麼能沒人送呢，真是的！扶立本進屋到床上，要給立本脫衣服，立本卻怎麼都不讓脫，躺在那裡就睡著了。這半夜，順順被酒氣熏著，被鼾聲聒著，她有些興奮，人回來了還是好，兩個人睡覺總比一個人睡覺著好。她睡一會兒要起來捂捂立本身上的被子，又要去盛開水給立本喝，端著開水一邊吹著一邊看了窗外，天上正是天狗、吃月亮，月亮只剩下半個細牙兒，特別白，特別亮，像是銀打的簪子。

河北的礦區現在成了一個新的鎮，四面八方的人全來討生活，求發財。立本從鎮街上走過，許多人都問候他，尤其河南來的人更希望能在他的公司尋個活幹。立本不願意河南人到他公司來，因為他們知道他的根根底底，又擔心他們來了難管理，要幹就去挖煤吧。但河南

人不想挖煤，也不死心，就讓媳婦們去纏立本，立本出現總是被一些媳婦們圍上糾纏，鎮上人就說：瞧這個煤老闆是唐僧嗎，惹得白骨精多！

立本雖然注意著體形，但畢竟還是胖了，當陪著縣工業局的領導檢查工作了，領導也是個胖子，兩個人都凸個肚。領導問立本：你站直看得見小弟弟嗎？立本說：兩年了沒看見過。領導說：要減肥哩，下決心得減肥了。往寨上去，沿途的電線杆上都貼著治性病的野廣告，領導問：你沒性病吧？立本說：我怎麼害性病？領導說：當老闆的能不害性病？你也讓領導害害病嘛，害性病不是你們的專利啊！兩人哈哈大笑。

宋魚在外跑了兩年，混得不好，打聽到修房死人的事早已了結，就又跑回河南。他沒臉再去見立本和順順，卻又陰謀著怎樣還能在立本的身上再掙到錢，後來真找了個智障的流浪漢，讓另外兩個同夥帶著去立本的煤窯挖煤，挖了半個月，尋機把流浪漢從一處煤層面推進一個坑裡，又弄壞幾根木支護，讓煤塊掉下去壓死。窯裡死了人，立本就慌了，害怕縣上安檢局要追究責任，影響他的政協委員，於是嚴格封鎖消息，想偷偷聯繫死者家屬，以私了完事。宋魚立即又派一個同夥冒充了流浪漢的老家哥去立本的公司談判，要求賠償一百萬。立本不同意給一百萬，給了七十萬。

順順的老叔得知亡者運回河南後是宋魚把屍首在山坡挖了個坑埋的，把話說給了立本，立本明白了是宋魚在搞的鬼，氣得破口大，發誓要報復，要報警。順順知道後，到公司去看立本，說：看你交的啥人嘛！數說了一頓，和立本商量對策，一夜愁得頭髮全白了。天明時，順順給立本煮了一碗荷包蛋，說：吃飽了，腦子就清白了。她的主意是不要報復，也不要報警，以免事情弄大了拔出蘿蔔帶出泥，說：咱撲索撲索心口，咽了這虧。

立本聽了順順的話，卻窩了一口氣，不久就病了。

為了讓立本散心，順順要立本跟她去礦區西北的月亮嶺上采野菊。月亮嶺上的野菊全開了花，一朵花小是小，並不起眼，可一面坡上小花一朵挨著一朵密密實實鋪開來，卻金光耀眼，極其壯闊。立本采著采著，覺得後背疼，以為是岔了氣，也沒在意。回來把野菊泡水喝，喝了拉肚子，吃止瀉藥都不行，就去了醫院治。住了三天醫院，腹瀉停了，順順說那就勢把後背疼也檢查一下吧，這一檢查，醫生說拍出的片子上在乳房部位有塊陰影，懷疑是癌，

乳腺癌。立本當時就躁了，說：我怎麼能患癌，一個大男人的患什麼乳腺癌？

在省城的大醫院經過確診，立本確實患的是乳腺癌，很快就做了手術。手術是傍晚開始做的，順順在手術室外的椅子上坐不住，跑到樓下的花園裡哭，哭到天黑。那一夜天陰著沒一顆星，順順合著掌說：要是能出來個星星，他的病就能好的。仰頭在天上尋，尋了半個小時還是沒有星星。她得去手術室門口了，仍不死心，一邊往樓門道走還仰頭往天上看，就在進樓門道時終於看到了小小的一顆，啊地叫了一聲，手術室在十樓，她一口氣就跑了上去。

做好了手術，立本能說話了，第一句話就問醫生：我還能活多久？醫生說：你這是早期，而且這種病多半是能康復的。立本說：那我就是那多半！順順也高興立本有這種信念，說：你當然會好的，你不是那地方長著痣嗎？立本竟然還讓順順拿了鏡子來，躺在那裡照了看，說：我死不了，縣上的那座樓就繼續蓋，你去省城買一套商品房吧，要精裝過的，出了院我就住下來做化療。這事一定不能給任何人說，消息封牢焊死最少三個月，三個月我就回去了！

順順也就在省城買了房，出院後在新房裡伺候立本。伺候了半月，立本就讓順順回河北料理公司的一攤子事，順順不願意回去，立本必須讓她回去，順順就雇了保姆，讓司機也留下，她回到了河北。

順順突然地坐鎮公司，公司裡的人都莫名其妙，順順解釋是老閻出國了，去考察了。她去了窯上三次，去了銷售部一次，去了財務室一次，還去了縣上蓋樓的施工現場一次。檢查工作嚴肅認真，一絲不苟，檢查完了卻宣佈發補貼發獎金，數額是立本在時的三倍。她覺得人賺錢不能太多，錢太多了就反過來傷人。

順順忙過了公司的事，回到家裡就指教安然，安然也知道了立本的病，問順順幾時去省城呀。順順說：我不去了，這得你去。她就每天晚上給安然講立本愛吃什麼，愛穿什麼，是什麼性格和脾氣，手把手教安然做飯，炒菜，熬湯，如何疊衣服，如何佈置房間，還有怎麼站怎麼坐怎麼笑。有一天說到洗澡，順順就說：哦，他背上以前受過傷，搓澡的時候不敢太用力。還有，他睡覺打呼嚕，別讓他窩住了頭。安然說：咋給我說這些？順順說：這有啥哩，你應該知道。

兩個月後，順順讓司機回來，把安然送去了省城。走的時候，給安然理了劉海，說：你

真漂亮！車一走，兩股子眼淚卻流下來。

立本在城裡住著，三個月並沒有回來，五個月也沒有回來，但他幾乎三天就能接到順順的一次電話，先是詢問身體怎樣，又詢問安然表現怎樣，末了彙報公司的情况。立本知道了煤又賣不動了，是越來越賣不動，曾經拉煤車排得像長龍一樣的，如今一天來不了三輛。

立本在電話裡問：那是怎麼回事？

順順說：不知道呀！

立本又問：是不是管理上出了問題？

順順說：別的公司都這樣呀！

立本看報紙，他看報紙字老認不全，讓安然給他念，報上不斷地寫著美國金融危機、歐洲金融危機，全球的經濟都在衰退，也影響到了中國。他去醫院化療時遇著一個年輕女子陪她母親也化療，交談起來，那女子是臺灣在大陸一家公司的白領。他說：現在真是經濟衰退嗎？那女子說：別的行業我不知道，我們公司是專賣高級醬油的，但我知道我們今年的銷售量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一。

順順在月底的一次電話裡告訴立本，有十多個公司的窯已經關停，是不是咱們的窯也關停了，或者先關停一個，因為賣出去一噸也虧本一噸，既然虧本就不賣了，既然不賣了就不挖了。

立本卻在電話裡說：不能關停！我不是病也一天天康復嗎，我不是有那個痣嗎？挖，繼續挖！

兩個窯就繼續生產，煤堆了那麼大的一堆，又是一堆。公司的錢沒有進的，只是每日投入，所有的錢都變成了煤，堆得溝岔裡到處都是煤。

去年旱了一秋，開過年到了初夏，雨卻下了三場，最大的一場連下了三天四夜。溝岔裡的煤被雨一層層地沖刷，高高的丘堆變成平的，又變成了槽渠。順順打著車去看了，她罵著天，罵著罵著卻笑了，說：這也好，好了，立本的病總該康復了。就想到了河南的老屋。

倒流河上的船還在撐，船千瘡百孔了。過河的人說：老笨呀，你真要換換船了。老笨說：是該換換了。過河的人說：那怎麼不換呢？老笨說：政府說修橋呀修橋呀，這幾年了也沒見修起來，我能換得起嗎？

過河的依然很多，是河南的去河北的少，河北的回河南的多。

三天四夜的雨後，河裡更漲了水，波濤洶湧滿船，船不能撐了，河北岸崖上還聚了好多人，他們要回河南，大聲叫喊：船過來啣一老笨！看著船停在那裡，船上沒有了老笨。

老笨也沒有在茅屋，茅屋三個月前就折了，他在村裡的老屋睡著，做了個夢，夢見拾到了一大筐的雞蛋。（賈平凹）

一夜暴富

阿發五十幾歲，在一家出版社當門衛，平時安分守己，工作兢兢業業。因此，辦公室陳主任對他照顧有加。

陳主任經常有應酬，有時，他會把剩菜打包帶給阿發，讓阿發也能嘗嘗鮮，改善一下伙食。每次，阿發總是接過飯菜，感激地說：“主任，你人真好！”

這時，陳主任常常擺擺手說：“這些菜不打包也浪費，你不嫌棄就好！”想想也是，阿發的月薪才兩千元，哪有機會吃到這樣高檔的菜。

這天中午，秘書小霞突然神秘地對陳主任說：“主任，你聽說沒？阿發家房子拆遷，獲賠一千萬！”

陳主任呆住了：“真……真的？有一千萬？”

小霞滿臉羨慕地說：“千真萬確！”

再看門衛室，早已被擠得水泄不通，大家紛紛詢問：“阿發，這事是不是真的？”

阿發紅著臉說：“是……是真的！趕巧，我家幾間閒置房被劃入拆遷範圍，算是天上掉餡餅了吧！”

頓時，阿發成了眾人豔羨的對象。從一個門衛到千萬富翁，這逆襲也太突然了。

奇怪的是，阿發並沒有辭職，還在出版社繼續當門衛。

有同事問他：“你都是千萬富翁了，應該好好享享清福，為啥還做這樣的工作？”

阿發笑笑說：“哎呀，都做了一輩子了，我習慣了，再說我也實在捨不得離開這裏！”

不過，大家對阿發的態度明顯不一樣了。每天上下班，總有人主動和他打招呼，還有人主動敬煙，這在以往幾乎是不可能的。

半個月後，陳主任正在辦公室寫報告，秘書小霞匆匆跑進來說：“主任，阿發在門房裏號啕大哭，不知道怎麼回事！”

陳主任趕緊起身，跑過去一看，可不是，阿發哭得兩眼通紅，上氣不接下氣。

陳主任詫異地問：“阿發，你怎麼了？”

阿發抽泣著說：“主任，我……我的命怎麼這麼苦呀？嗚嗚……”

阿發解釋了半天，陳主任總算聽明白了。原來，阿發有兩個兒子，原本相安無事。可自從阿發成了千萬富翁，兄弟倆就水火不容了，都怕對方多分財產，並因此大打出手。最後，阿發為了息事寧人，只好分給兩個兒子每人五百萬。現在，阿發的錢都被榨幹了，他又像以前一樣，住在很小的房子裏，生活十分拮据。

聽完這些，陳主任歎了口氣，安慰道：“俗話說得好，世事無常！你這麼辛苦，還不是為了兩個兒子？你的錢，早晚也是給他們的，想開點吧！放心，我還會像以前一樣照顧你的。”

阿發擦了擦眼睛，感激地點點頭。

陳主任走後，阿發長出了一口氣。其實，阿發早就看出陳主任態度的變化了，這段時間，陳主任總是沉著臉，看見他不冷不熱的。阿發知道，陳主任那樣是因為心理失衡，嫉妒心在作祟。也是，以前總是高高在上，習慣了施捨別人，現在別人比自己富裕了，肯定不習慣。所以，阿發用了個計謀，讓陳主任感覺自己回到了從前的位置，心情也好了起來。其實，兩個兒子對阿發好著呢！

果然，第二天晚上，陳主任又打包剩菜給阿發了。像往常一樣，阿發接過飯菜，感激地說：“主任，你人真好！”

陳主任還是擺擺手說：“這些菜不打包也浪費，你不嫌棄就好！”說完，吹著響亮的口哨走了。

阿發看著陳主任的背影，笑了……

邁克之死

兩個要好的朋友在酒吧裏見面。第一個人開口問：“你聽到消息沒有？邁克死了。”朋友很驚訝：“啊，他出了什麼事？”

第一個人歎了口氣，說：“唉，昨天他開車來我家，到我家外面時，只聽見‘砰’的一聲，車子撞到了路邊的石頭。他被甩出車，飛過空中，撞破了我家臥室的玻璃窗。”

朋友歎道：“死得太慘了！”

不料第一個人說：“不，他沒有死，車禍並沒有奪去他的性命。他落在我的臥室裏，這時候，他看到了臥室裏的古董衣櫃，便伸手抓住衣櫃的把手，試圖站立起來。沒

想到，體積龐大的衣櫃一下倒在他身上，砸得他全身多處骨折。”

朋友喊道：“太可怕了！”

第一個人繼續說：“可他並沒有死，他幸運地活了下來。他使盡全身力氣將衣櫃推開，然後爬到了廚房。他試圖扶著爐子站起來，可他卻伸手抓到了一口熱水翻滾的大鍋。哎呀，滿滿一鍋沸水倒在了他的身上……”

“天啊，他死得太慘了！”

第一個人搖頭：“不，他還沒死！他躺在地上，渾身被沸水浸濕了。這時，他看見了桌上的電話，就試圖站起來，想打個求救電話，可他卻鬼使神差地抓住了電燈開

浪漫情人劫

大劉現在家庭和美、事業有成，唯獨對當年被自己甩掉的前女友小雲念念不忘。不久前，他和小雲都被拉進一個微信群裡。大劉想和小雲說說話，可是不知怎麼開口。

就這樣，一晃到了情人節，大劉想起當年情人節和小雲共處的情景，就鼓起勇氣給她發了條微信：“雲，你好嗎？情人節快樂！”過了老半天，小雲才回了話：“還行吧！”一見小雲回了話，大劉激動不已，再三請求能和小雲見面，還承諾包攬她從縣城到省城的一切費用。小雲被逼得沒辦法，就同意了大劉的請求。

大約兩個小時後，大劉來到了約定的飯店門口，這時，小雲也到了，可她是坐出租車來的，這一下大劉驚得下巴都要掉了：這得多少錢啊？看著計價器上的數字，大劉趕忙掏錢要給司機，小雲在旁邊咧了一下嘴，帶著一絲冷笑說道：“別急啊，你照這價錢給可不對啊，我跟司機大哥說好了往返包車，人家才肯來的，要是讓他空車回去，人家豈不是要賠死？還有，我還答應了給他200塊錢的小費。哦，對了，還有高速的過路費也一塊兒給了吧！”

大劉心頭隱隱作痛，他一邊掏錢一邊

想：這次見小雲，舊情怕是難敘了，一個大電燈泡一直跟著呢！

這時，司機大哥說：“兄弟，你們老同學吃個飯不會太久吧？我還等著回去拉活養家呢！要是超過兩小時，我可能要另外加錢的！”

就這樣，在出租車司機的監督下，大劉和小雲匆匆吃了飯，就送她上了車。小雲在車裡和大劉揮手告別，隨後一扭頭，在司機的臉上猛親了一口，說道：“老公，快算一下這趟你掙了多少。待會兒換個地兒好好讓你吃一頓！”

手臂上的抓痕

大旺縮回手臂低下頭。

母親歎了口氣說：“你要騙我們到什麼時候，貓能抓出這樣的傷痕？”大旺欲言又止，說：“你們就别問了，這點小傷死不了人的。”

父母對視了一眼，便沒有再問。大旺悶著頭吃完飯，就回家了。

一到家，大旺就把長衣長褲脫了，說：“熱壞我了。”老婆看了一眼大旺手臂上的抓痕，問：“還痛不？”

大旺沒好氣地說：“你說痛不痛，你也夠狠的，就為了那些錢下這麼重的手！”老婆也說：“誰讓你買股票賠這

麼多錢的，真有下次，我可就抓你的臉了！”

這時，大旺的手機響了，是父母打來的。掛了電話，老婆問：“你說了是我抓的嗎？”大旺說：“我沒說，他們自己猜到了，問咱倆為啥吵架，我就把買股票賠錢的事都說了，他們罵了我一頓，告誡我要好好過日子，不要老想發大財……”

聽到這兒，大旺老婆有點不耐煩地說：“說關鍵的！”大旺沖過來一把抱起老婆說：“苦肉計成功了！父母剛才說了，買股票賠的錢都由他們出！”